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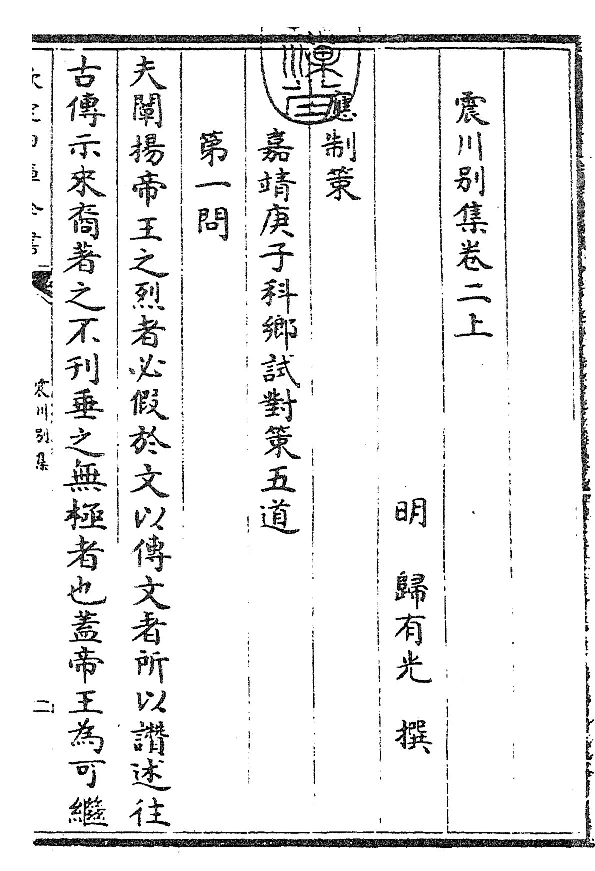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川別集卷二上

詳校官侍講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震川别集卷二上

明 歸有光 撰

應制策

嘉靖庚子科鄉試對策五道

第一問

夫聞揚帝王之烈者必假於文以傳文者所以讚述往古傳示來裔著之不刊垂之無極者也蓋帝王為可繼

之道而未必其後世之能繼其所託以傳者典冊紀載而已典冊紀載而不文則不足以傳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由此言之則帝王所以行萬世無疆之休者其創立在我而其纂述而揚厲之者在于後人一代之文不具則一代之道德經制亦幾乎泯矣故古之帝王所恃以為不泯而使其子孫世世有考焉者託之于文也我國家列聖相承代有作述所以闡揚祖功宗德者亦既備矣如一統志會典之作皆在于前朝文盛之世以

昭混一之盛經綸之迹者執事以下詢末學愚生槩乎未之知也至于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强識之又非所及也夫金匱石室之藏蘭臺秘閣之載草野賤人無所得覩記惟二書傳誦於天下已久愚生可以端拜而論乎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於其燦然者矣所謂燦然者豈非聖人之制作布之天下迪之後世者也虞夏商周之盛可考已當時之所謂典章經制者皆聖人之作而又有聖人者以播揚之故其言語文章著于天下大

者事天饗帝小者至于鼈互蟲豸靡不纖悉王府則有以咸正無缺豈非其盛歟漢以後其德固已不逮于古而當時文章之盛猶彷彿于三代故太史公八書之撰班固諸志之述猶足以備一家之言至于唐之六典宋之會要元之經世大典則其文章氣勢愈趨於下而說者謂三代之後惟唐制為盡善而六典建官之法足以上追姬周則其亦未可輕訾者而比于典謨則有間矣蓋虞夏商周有帝王之制而又有帝王之文漢之文可

矣而制不備唐宋則文與制均之未至也若今一統志會典之作欲以比隆于典謨而豈可與漢唐宋例論哉然愚獨恨當時儒臣奉命不能深明聖意究述作之至以勒一代之鉅典而容有采緝補綴疏畧牴牾于其間蓋一統志出于睿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賢等為之者也會典出于敬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東陽等為之者也是二者若以為聖人之制則何敢議出于二臣之手誠不能無疵者蓋祖宗之功烈過漢唐亦宜有比隆三

代之文不宜猥瑣于末議牽制于文詞而賢等所載沿革郡名人物古蹟往往剽摘書傳字句詩人組繪之語不足以稱王者之制而職司事例又多務簡省一代之因革漫不可考夫以祖宗之土宇自古所未有而祖宗之制述亦自古所未有而漫以若此則二臣之過也今天子中興邁志憲古已嘗勅所司重修會典則一統志亦將以次而及之矣開局秉筆固皆一代之長材茂學必有所見以廣聖意者愚猶以為彰往緒揚休烈以紹

諸無窮當屬諸一代之宗工而其體裁宜依仿禹貢周官之書序山川必先其原委于田土物貢尤必著其詳而民風土俗則畧用漢地里志及後世圖經之法序官職必先其體統于建廢沿革悉皆存其故至于臣下論建亦如歷代書志通攷之類兼存而並志之又竊謂修書之臣高帝之時多延天下有文學者如梁寅徐一夔之徒皆以儒士在局今拘于科目一不可也蘇洵修禮書必欲明實錄以昭來世今動有避諱使人無從攷實

二不可也自古為書者多出一手今局務既開議論紛沓分門着撰文體不一三不可也古之文章必先體制今之文章馳騁浸淫極矣而不要于古雅體裁不明義例不立四不可也明興以來百七十年豈無迂固之徒以勒成一代之典哉愚生狂僭及此惟執事寛之

第二問

王者既以其身致天下之治尤必思所以繼其治而詒以萬世之業故天下之本在于太子太子之教不可不

豫也三代尚矣其遺法至今猶存禹有典則而啟敬承湯有風愆而太甲終允德文武有謨訓而成康代為有周之令主誠以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天命之隆替祖宗之繼隆咸有賴于一人故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太子之謂也太子之教萬世之所係也恭惟皇天眷佑我皇上篤生元子正東宮之號僉斯繁衍廣藩輔之封皇子賴天能勝衣將出閣講讀宗社休嘉臣庶均慶遠稽古典近考制度斟酌損益以適萬世之中以裨我皇上盛

德至意者不獨文學法從之臣有是心而亦江湖之士之所同也愚所望于今日者固三代之事而已漢唐宋其何足以云今者六傅之設賔客之制崇文崇賢府坊館局之建官則備矣而非古之三公三少之舊也帝範之書戒子之篇元良之述承華要畧之制教則詳矣而非古之典則之誥也古法之存于今者惟周制為詳其可考者在二戴之記及所稱明堂青史氏之記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日而就宴室太史持銅御户左太宰持

升御户右比及三月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師緼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有士負之禮有擇于諸母之禮有知妃色就學之禮有記過之史有徹膳之宰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工誦箴瞽誦詩百工執藝事以諫有三公三少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故成王之生仁者養之孝者襁之四賢傍之而德成也後世官非三代之官而教非三代之教始以為之法者既無周沿

詳悉之慮而其為言又無躬行心得為之本而官僚並
建辭旨譸復徒一時之美觀耳漢高祖文帝之盛所崇
用者叔孫生晁錯之徒卒使惠以懦怯廢事景以任刻
殘物武帝開置博望苑以通賓客賓客多以異術進者
而太子于後遭巫蠱之禍唐太宗教其子者甚悉而聚麀
之耻實以身誨之宋時家法雖嚴而其所以為教亦不
切于身心性情之實夫漢唐宋所為天下計者未嘗不
甚詳而根本之地如此其曠畧此宜其立國僅僅至此

我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洪謨遠慮莫非三代之法而
萬世之計立國之初庶務倥偬首建大本堂圖史充牣
其中招延四方名賢為太子講論經理敷陳治道又為
昭鑒錄使知前代太子諸王之善可為法而惡可為鑒
而成祖文皇帝又為文華寶鑑蓋為學而不知先代之
故則不足以有所感發而懲創成祖之書一本太祖之
意雖一事之善惡皆在所錄者固以身為天下之所係
善惡起于幾微而治忽之端在于此尤不可以不嚴也

今日欲舉三代之典繼祖宗之志亦宜有可言者矣愚敢條其所當急者其一曰選宮僚昔太祖不設專官而以公卿兼領以防後世離間之患夫銜雖列于朝班職則專于訓導不宜徒取文學而用道德可為師表者家丞庶子皆宜選用吉士以備其職二曰慎與處太子雖有宮官而其所常與處者則保姆內侍小黄門之屬女子小人尊以非心尤宜防慮擇其淳德謹厚者而使之漸涵濡漬于德義而不知三曰禮師傅夫尊卑之分懸

隅則官屬不得盡其忠昔懿文太子之於宋濂仁宗宣
宗之于楊士奇其相親禮往復辨論如家人父子蓋太子
有子道臣道不宜濶畧於師友之禮以成乖隅之患其
四曰明實學世儒率謂天子之學與韋布不同文華進
講不過採摭經中數條以備故事夫豈所以深探聖奥
必先專一經以次而及其餘五曰辨儀等蓋富貴之極
惟其所欲故周官有王后世子會不會之文所以撙節
使之不過今宜飲食衣服悉有制度又使太子諸王禮

秩必異所以防微杜漸固萬年之基蓋天下之事莫大于此者執事幸採而問之于上

第三問

三代之樂不傳於世見於遺經屢有可考者君子追尋缺軼于千百載之下因其辭以求其意得其意而後足以會其辭然必其有以深探古人之心而會本末源流于一而後可以斟酌古今擬議制度以為復古之漸而未易言也當天下無事之時世之君子輒言曰興禮樂

夫禮樂豈易興哉自漢以至于今數千百年明君良臣相與咨嗟太息講求掇拾卒無有復三代之舊者而儒者又從而畀其說以為禮以養人為本少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蓋謂隨世可以制作而不必盡合于三代而不知三代之禮樂舍焉則天下無所謂禮樂者蓋三代之制皆非一世之事自其初累世相因以為治而馴至于大備雖代有變革而不過進退損益于其閒故異世而不可不襲者禮也其所不相襲者禮之末也殊時而

不可不沿者樂也其所不相沿者樂之末也夫以三代之聖人皆因于累世之故故其樂易舉而可行至于後世蕩然矣又無聖人者以起之而欲稽考于既廢之後豈不難哉樂之所從來久矣黄帝使伶倫斷大夏之竹兩節而吹之以為黄鍾之宫制十二筩以聽鳳鳴比黄鍾之宫而生之以為律本故後世皆宗黄帝之樂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之舞分樂而序之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

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賔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以九變而致天神地示人鬼固九韶六英六列之遺也黄帝之清角英招其本聲固在于此世人自莫能察而徒知求太古之音于洞庭之野而不知周家之盛固已備六代之樂而周官豈其僞書哉説者謂其所序圜鍾為宫黄鍾為角太簇為徴姑洗為羽此律之相吹

者也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黄鍾為宮大吕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此律之相合者也樂之變數皆用其宫之本數黄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鍾在卯卯數六故六變而畢林鍾在未未數八故八變而止其究以感天神地示人鬼焉者非如昔人天社虚危類求之説也至和之氣寓諸器而記諸聲感應自然之理無所不通分天地人者所從言之異也虞書商頌推之固有合焉者矣文中子曰

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鳳凰何為而藏乎蓋聖人之制隨時不同而非截然為數代之樂成周兼而用之以六代之樂配十二調每樂二調以一陰一陽相對而為之合其感動神示自有不容已者故曰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降之以殃其自然者也他書所載師文師開之鼓琴師涓之寫濮上之聲其感薄陰陽通于物類要其理有不可誣者惜乎周衰王者不

作天地之氣不應而淫過凶嫚之聲競以相誇浸淫于後世先王之制遂不可考漢之制氏僅能得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其後河間獻王所得雅樂天子但令太常以時存肄不令奏郊廟其郊廟及所奏御皆俗樂淫聲西漢一代文章之盛名卿才士輩出而卒莫有能興禮樂者而亡國新聲代變日增自此以往豈復可冀耶前世號知樂者如荀勗阮咸張文收萬寶常王朴諸人卒亦未有以見之于用而牛弘何妥鄭譯李照阮逸

范鎮司馬光之徒紛紛莫決而士大夫之議常與工師之説相悖固有所謂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協韻辨析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倀倀焉如瞽無目而以手模指索狀物之形難矣此無他先王之制既廢後之人雖欲聲心思而測度摹擬于千百載之上不可得也故樂者漢以前有司掌之無不知其義漢以後儒者求之而卒莫得其數有傳與無傳之異又無先王以制之也雖然樂者千世一理而已矣不以有傳而存不以無傳而亡其始

在於人心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情動于中而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千古之人心不亡則千古之人皆可以制樂而世之論樂者不求夫樂之本而區區于樂之數夫其數可知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本末一以貫之矣後之人不察而殫精于璧羨尺度之間較量于累黍多寡之際致疑于鍾律洪殺之節紛紜于五聲十二律變宮變徵之異夫樂誠不可以舍器數而沒于氣數之中則其力愈勞而其

數愈失盡亦反其本矣太史公曰神使氣氣就形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莊周曰奏之以天徵之以人行之以禮義建之以人情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樂無言而心悅者也古者百姓太和萬物咸若聲律身度五音天音也八聲天化也七始天統也秋養耆老而冬食孤子勃然招樂興大鹿之野然則明君在上休養生民陶以太和萬物之生各得而天地之沴不作然後吹律以生尺命神瞽以寫中聲以黃鍾

為聲氣之元則太和薫蒸八風順序鳳儀獸舞之治可復追矣不然雖使置局設官招選天下知音之士以研究律呂之精無不符于先王此為瞽史之事而非治天下之本也

第四問

王者之興必有一代之臣以輔翼天下之治而成弘濟之功夫有是君而無是臣則上常患于不得其下而君之事無所寄有是臣而無是君則下常患于不遇其上

而下之才無所展然天將以開一代之治而啟其明良之會既生是君使之致摧陷廓清之功則必生是臣以致協謀參贊之力蓋天下之勢亂極而治天之愛民之深必不使之終于此也故聖人之生以安民也而聖人之於天下又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必得是人足以辦吾事者故賢臣之生以佐聖也自古大亂之世未有無聖人而可以致治者亦未有無賢臣而可以弘化者如雲龍風虎氣類自應相須而成相待而合而烏知其所以

然哉堯以前如風后力牧常先之徒非經所見不可得而論矣虞書所載九官十二牧班班可考者三代而下以革命而有天下則有如成湯有一德之伊尹而後有升陑之師武王有鷹揚之太公而後有牧野之會至于畢散周召之徒皆以聖人之德奔走後先禦侮疏附詩書所稱有大功以配享于先王暨其子孫藉其休以有國者數百年蓋其盛不可及矣三代而下漢高起布衣誅秦戚項以有天下而淮陰絳灌之徒摧鋒陷陣

以致其百戰之功而其時稱蕭何韓信張良此三人者為尤烈光武承王莽之亂奮迹南陽恢復舊物則有鄧禹吳漢賈復寇恂馬援馮異岑彭來歙之徒宣其力唐太宗舉兵晉陽平隋之亂則有劉弘基李勣李靖房玄齡杜如晦之流致其勳宋太祖受周之禪去五代戰爭之患致天下于太平則有趙普潘美曹彬之輩殫其謀天下不可以無君故立之君立之君不可以無臣故生之臣以佐之有堯舜三代之君則必有堯舜三代之臣

有漢唐宋之君則必有漢唐宋之臣天之愛民久矣不如是何以戡定禍亂克成太平耶慨自宋失其馭自金及元相嬗者數百年既而運窮數極天閔斯人之亂於是生我太祖高皇帝于淮甸奮其神武於以拯天下之禍而援生民之溺數年之間定金陵平吳會克荆襄闢廣荒圭遠竄息於狼望之北固宇宙以來所未有之勲而聖人獨稟全智功高萬古神謨廟筭有非他人所能贊其萬一者而一時諸臣應運而生皆起于淮甸之間

乘機遘會以成不世之勳有若高祖之豐沛光武之南陽者比豈人之所為哉蓋將以開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治故聖祖龍興于上而諸臣景附于下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而昭諸鼎彝銘諸策府有非一時之所能殫述者其大勳光宣炳烺于天地之間如中山武寧王以下六王者其功尤烈天下之人至今能道之他如朱文正李文忠咸以內外之親而郭子興郭英吳良楨廖永忠永安之徒則以父子兄弟後先致力效死于其間

大抵數總大軍以不殺為威而沈毅好謀定大事于一言武寧之功為大而開平之窮搜于漠北黔寧之收功于滇南此方面之功之最著者其他或撫一城或定一方或專城而秉鉞或分閫而受寄或敵愾以怒寇或殄滅以為期孰非體天地好生之德勤皇祖安集之命有功于方夏而惠于元元者乎國史之所紀載者固莫得而覩而往往見於儒臣銘章碑志之間此愚生之所竊識其萬一者因念百六七十年父子兄弟長養太平之

世方內無兵革之禍寇盜之警者固我高皇帝天覆地載之功諸臣匡持輔協之力不可少也書曰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于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此之謂乎今太廟旣已配享而功臣廟又有特祠金書鐵券山河帶礪之盟于今不替逎者皇上又興滅繼絶開廟藏覽舊記以昭元功之侯籍使開平寧河岐陽誠意之賞復延于世我國家之酬諸臣者可以無憾矣顧

承平日久為其子孫者或驕溢于富貴而不能體乃祖乃父之心時陷法禁從而棄之又所不忍而未免有厚德掩息遴柬布章之譏則高皇帝之大誥武臣文皇帝之鐵榜訓戒今日誠不可不申明而訓勑之也書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不敢動用非德敬以為今日獻

第五問

古之為天下者養民之生後之為天下者聽民之自生夫聽民之自生可也又從而取之取之可也而不求所以為可繼之道則我之取者無窮而民之生日蹙民蹙而我之取者將不我應國計民生兩困而俱傷其何以善其後是不可不深思而熟慮之也我國家建都北平歲輸東南之粟以入京師者數百萬舳艫相銜接于江淮加以方物土貢金帛錦繡以供大官王服者歲常不絶其取于民不少矣而比年以來民生日瘁國課日虧

水旱為告有司常患莫知所以為計然惟知取于民而未知所以救菑捍患與民莫大之利也大抵西北之田其水旱常聽于天而東南之田其水旱常制于人蓋其地有三江五湖之灌注而東南又瀕海有隄防蓄泄雖恒雨恒暘而可以無虞故昔之言水利者先焉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即今太湖周禮所謂具區五湖蓋地一而名異也爾雅具區郭景純云吳越之間有具區周五百里故曰五湖也其言五湖猶江之言九江爾

春秋越與吳戰于五湖豈太湖之外復有四哉其所謂具區洮隔彭蠡青草洞庭及季氏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為五湖者非也禹治揚州之水西偏莫大于彭蠡而東偏莫大于震澤欲寧震澤之水在於疏其下流三江入于海而後震澤無泛濫之虞震澤固吐納衆水者也西北有宣歙蕪湖荆溪宜興溧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有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瀦聚于湖而由震澤吳江長橋東入松江青龍江而入

海溧陽之上古有五堰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宜興之下有百瀆以疏荆溪所受之水江陰而東有運河泄水以入江宜興而西有夾苧干與塘口大吳等瀆泄西水此治其原委之法也三江東南泄水之尾閭也三江之流不疾則海潮逆上日至淤塞而下流不通此吳淞江之疏導不可不先而凡太湖以下諸江之入于海者皆不可以不加之意也昔宋單鍔嘗疏東南水利書蘇文忠以為有利于民條其事于朝而亦莫能行之者

大抵承平日久人習于苟安稍有建國家之計必以為迂遠動衆而不可用故經國之慮每至于格而不行夫自漢以來天下之用不盡于東南至唐宋而東南之民始出其力以給天下之用然自吳越竊據于此乃能修水利以自給外以奉事大國而内不乏於朝府之用是以其國不困而民猶足以支及天下全盛江南不熟則取于浙右浙右不熟則取于淮南于是圩田河塘因循隳廢而坐失東南之大利以至于今夫錢氏以一方用

之惟其治之也專故常足于用今以天下用之惟其治之也泛故常不足于用嗚呼以天下之大而無賴于東南則可以坐視而莫為之所以天下之大而專仰給于東南其又何可不考其利病而熟圖之也先朝周文襄公夏忠靖公治之常有成績矣然百餘年來已非其故有司案行修舉故事已漫然莫知其故迹之所存矣至又委之國貧民困夫國貧民困已矣任其困而貧也則將何時而已乎夫亦延訪故老徧考昔人之論而求今

日之所宜又不必專泥于古之迹而惟視夫水勢之所順蓋古今天時地勢陵谷丘淵代有變移必欲鑿空以尋故迹吾恐力愈勞費愈廣而迄不可就反為茍安目前者之所嗤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而已矣五堰百瀆可復則復之白蜆安亭青龍江可開則開之或為縱浦或為橫塘或置沿海堽身堽置斗門使渠河之通海者不湮于潮泥堤塘之捍患者不至于摧壞而又督成水利之官常時相視禁富人豪家碾磑蘆葦茭荷陂塘

壅礙上流而做錢氏遺法收圖回之利養撩清之卒更畨迭役以浚之而後利興而可久害革而民不困不然如近者嘗浚白茆曾幾何時漸就湮塞此可懲也今夫富人有良田美庄猶不使之荒蕪而加意焉況東南以供天下之費乎抑是法也非特可以行之東南也齊魯之地非古之中原乎數日不雨禾俱槁死黄茅白葦一望千里父子兄弟束手坐視相率而為溝中之瘠凡以溝渠之制廢也謂宜少倣古匠人溝洫之法募江南無

田之民以業之蓋于古吳則通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而朔方兩河河西酒泉皆引河閘中違渠靈軹引諸水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溉田萬餘頃豈獨三江五湖之爲利哉舉而行之不但可興西北之利而東南之運亦少省矣天下之事在乎其人毋徒委之氣數而以論事者爲迂也

隆慶元年浙江程策四道

問自昔帝王立極垂統爲後世計如禹有典則湯
有風愆文武有謨烈其子孫能敬承之故夏商皆
饗國長世周過其歷至于八百年漢唐而下蓋莫
能比隆焉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誕受多方在
御日久萬幾之暇輒親著述睿思玄覽自身心以
至於天下國家無一事不有垂教而祖訓一書爲
聖子神孫慮尤諄悉矣其大經大法世世遵守昭
如日月固不待贊述也乃若微言至論爲今日聖

天子之繹思者可得而詳言之歟我世宗肅皇帝
憑几之言告戒深切皇上孝思罔極遵承末命改
元一詔風行雷動乃至荒陬絶徼含齒戴髮之民
靡不拭目以覩德化伏讀詔旨稱郊社等禮各稽
祖宗舊典斟酌改正有以仰窺聖天子法祖之盛
心矣詔條所列固首奉皇考之教中間與皇祖之
訓相符契者亦可述其槩歟夫臣子為君父陳烈
祖之訓蓋忠愛之至也即有大美而弗彰何以仰

答鴻庥于萬一乎諸士子具悉以對將為爾開于

當宁

帝王之御天下也欲垂萬世之統者必欲其謀慮之遠欲保萬世之業者必致其嗣守之勤謀慮以垂統仁之周也嗣守以保業敬之至也是故德業光昭而心源繼續顯承丕大而佑啟無疆自古有天下者其祖宗肇之于前而子孫繼之於後所以長世而不替者用此道也請因明問而陳之昔唐虞之際以天下相授受而示之

以精一執中之旨彼其平時都俞吁咈相告語于一堂之上者無非此道然猶洛命之諄諄者誠以天下重器不能不為之長慮也故以天下與人而并以治之之道與之斯知所以與天下矣受人之天下而并其治之之道受之斯知所以受天下矣不然徒以天下相傳則非堯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也夫三聖人面相授受而猶如此況祖宗之天下傳之子孫而能不為之長慮乎誠念今日得之之難而他日保之之尤難故垂訓以

為子孫計者不容不詳且切焉是故聖有謨訓明徵定保禹惟有是訓也而其子孫能敬承之有夏之歷至四百年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湯惟有是訓也而其子孫能克從之有商之歷至六百年文武宣重光奠麗陳教故子孫嗣守大訓無敢昏逾有周之歷至八百年蓋禹湯文武為其子孫慮天下者如此其周而啟太甲成康所以保天下者如此其至也我太祖高皇帝受命自天奄有函夏聖武神文天經地緯削平僭亂海宇乂寧登天

下之賢俊相與修明政刑暇則又親灑宸翰睿思所及動輯成書如存心省躬諸錄以至孝慈女戒昭鑑其大者如三編大誥資世通訓洪範之註及又以意命羣臣纂修實訓律誥職掌集禮諸書自古帝王著作之盛未有如此之富也若祖訓錄特為聖子神孫深遠之慮尤詳且切矣嘗自敘以為創業之初備嘗艱苦人之情僞亦頗知之自平武昌以來豫定律令頒而行之至于開導後人復為祖訓一篇立為定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

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而定我子孫欽奉
朕命不負朕垂訓之意天地祖宗亦將孚佑于無窮矣
于是頒賜諸王且錄于謹身殿乾清宮東宮壁因顧侍
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
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
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大哉
皇言誠萬世聖子神孫所宜欽承而敬守之者也是書
之目有曰聖訓首章又有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

曰愼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内令曰内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其篇袠簡要而條貫靡遺綱領宏大而精微具悉歷世保之以為大訓至于朝廷之典章百官有司之所行有不待盡述者請舉一二明言之有曰凡古帝王以天下為憂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為心則宜永受天之眷顧夫聖祖起自布衣同時僭王叛國芟夷殆盡海内曠然尤且惴惴然懼天下之起而相軋也況自古承平之久無常靜之國而南面之

奉可以娛耳目悅心意者交引于前人主能時懷警懼而淵涓蠖濩之中此心卓然清明則宴安之欲不生而慮周于天下釁孽之萌無所作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憂常在心則民安國固蓋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又謂四方水旱當驗國之所積優免稅糧歲雖無災擇地瘠民貧亦優免之夫聖祖雖在深宮之中乃至祁寒暑雨靡不關心當時庶事草創建都封邑征伐四方用度廣矣而兇租之詔無歲不下

今天下宴然而大司農往往告乏歲一不登議改折帶徵有司且相顧以為曠恩矣使閭閻不被免租之惠民何以聊生聖主顧畏民嵒思小民之依簡勸農之官廣蠲貸之澤則海内之民樂生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帝王居安常懷警備動止必詳人事審服用仰觀天道俯察地理皆無災變然後運用（疑有闕文）夫聖祖躬擐甲冑出入兵間及為天子猶謹備之如此人主必當儼神明之居慎出入之際端拱穆清正容謹儀和鑾之

節清道而行開延英閣以登魁磊耆艾之士朝夕燕見紬繹顧問考古驗今則聖德日脩天眷日隆亦不勞心于非意之防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夜飲之徹正宫無自縱之權妃嬪無窺恣之專又謂内府飲食常用之物設局于内職名既定要在遵守故當時日歷聖政記所稱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掃除之役本朝家法超絶前代

如此至今陰教修明后宫順序尤望體聖祖述周禮設局之義修掖庭永巷之職使戴金貂之飾者有濟濟謹孚之美無戲敖驕恣之過左右勑正則王爵天憲不至旁落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四方荒服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强無故興兵致傷人命但元孽與西北邊境至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以謹備之今日禦西北之冦其上策在于不攻其無策在於不善守謹備邊塞

驅而出之居中制外之道惟此而已若欲開邊隙以快心于狼望之北必無幸矣聖祖嘗戒諸王遠出開平謂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為急故朕于北鄙之備尤加慎密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我世宗肅皇帝導揚末命告戒深切我皇上改元一詔實奉皇考之教明詔所謂仰惟末命之昭垂深望繼述之兼善者也夫郊社等禮所以遵祖訓者莫大于此若夫言官加恤錄之恩方士致左道之辟宗室解甸人之繫若盧施寬釋之仁百

司嚴黜陟之典銓選破資格之條冗員申裁省之令郡縣別望緊之差沒北布招懷之惠殪敵速上功之籌至于重貪墨之罰督勘覈之報舉大臣之贈謚加閒散之名服聽監司之薦辟所謂推類以盡義通變以宜時有難盡述者明詔又曰各地方官以武備為不急以玩寇為苟安將賊盜妖逆隱蔽縱容不早撲滅往往釀成大患祖訓所謂憂天下者明詔得之矣又曰天下軍民十分窮困國用雖詘豈忍照常徵派四方間之孰不感泣

田租逋負改折蠲免與夫大官之所增派尚方之所趣辦繕部之竹木兵曹之子粒多所停罷則祖訓所謂憂民者明詔得之矣又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加意節省自有餘又令戶工二部科道稽查各監局庫段疋軍器香蠟等物祖訓所謂內府設局與周禮天官之義合者明詔得之矣若夫求賢納諫不一而足凡可以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等項長策仍許諸人直言無隱此即祖訓所謂防壅蔽而通下情也然則與皇祖

之訓蓋無不相符契者宜天下之人如蹷而起如聵而
聞含齒戴髮靡不拭目以觀德化之成也顧愚生猶惓
惓于皇上之繹思者實臣子忠愛之忱不容已耳書曰
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
民受天永命愚竊以為今日聖天子頌焉
問我祖宗列聖世有實錄表年紀事撰述功德以
為信史邇者皇上深詒近臣纂修世宗肅皇帝實
錄載筆之臣必能仰體宸衷勒成鉅典然竊以先

皇帝享國最久年載曠悠又無前代記註之書編摩捃輯成一家之言若有未易然者矣夫實錄之名何所起歟抑古之論史每難其事昔劉子玄與宰相言二史不注起居而歐陽永叔論日歷之廢蓋近代為史之通患而子玄又謂史有三長至曾子固序南齊書其論美矣二子之言後世多稱之可得而備述歟茲者先皇帝稟進史館方當下之學官諸士子皆得而與知者宜以所聞著之于篇

其毋讓焉

經綸世道者立一時之功纂述先猷者垂百世之訓大哉國史所從來久矣上古帝王繼天立極功德與天地同流其不可傳者與化而往矣其可傳者獨賴有史以存之故巍然煥然之迹亦與天地而同久雖在千百世之下而神明之號天下之人皆得指而稱之何者其托于史者無窮也夫垂徽名而記往號昭邃古而示方來史之所繫其重如此迺者明詔纂修我世宗肅皇帝實

錄通行海内博採遺事明問特舉以策諸生敢不具述所聞以對夫左右史以記言動自夏殷以前已有之周官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皆史官之職事而諸侯各有國史迄于戰國紛爭秦滅典籍而史官尚存漢武帝以司馬氏為太史東京則班固為蘭臺令史劉珍等著述東觀皆天下之選故史記兩漢書冠絶後代自後史館著作莫不妙簡其人雖其文辭不能方駕前古亦各一時之美而陳壽以下悉倣漢書之體往往類萃諸家

別録而斷代以為正史正史之外自唐武德間房玄齡許敬宗敬播等相與立編年之體而實録之名自此始太宗以下十五帝每至易位必纂實録惟獨宣懿之後以亂故缺然及五季宋元皆因之而後之為史者以之為依據至我朝列聖相承一如前代故事每世必命纂修固已敷宣景耀崇闡大猷金匱之藏永世作典祖宗之洪業真與天地永久矣我皇上嗣登寶位甫當朝廟之日即降綸音特命纂修實録天下皆仰聖人孝思罔

極繼志述事之大也洪惟我世宗肅皇帝以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上比列聖二祖五宗饗國獨為長久嘉靖以來四十五年振古之事曠世之勲特異疇昔包括旁羅錯綜銓次在于今日實為重難嘗考國初猶設起居注而大明日歷聖政記則學士宋濂所撰其序以為幸得日侍燕閒十有餘年書之頗為得實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掇以傳信于來世自起居之官不設而史館論撰亦鮮則今之修史可以藉手者蓋寥寥矣夫千金

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史家所因惟有博採自司馬氏猶取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班書則世皆以為司馬遷王商揚雄歆向之筆自古以來未有不衷聚衆家而成者故唐宰相撰時政記史官撰日歷而宋則宰相主監修學士主修撰兩府撰時政三館修起居注此等之類今並廢缺而欲以責成于一旦蓋因仍者之易為力而創造者之難為功也我先皇帝大制作大建置固昭然揭諸日月天下之人所共知之

若夫深宮祕庭動靜起居羣臣不能記也聖性之淵懿
聖德之精微如堯之安安如舜之濬哲羣臣不能測也
至于類取諸司供報博採羣臣墓銘家狀夫進退百官
剖決章奏裁處萬幾錢穀甲兵四夷之事百官有司典
籍雖在視諸故府似乎有徵然曹分局別歲殊月改綴
緝穿聯欲無牴牾固亦勞矣而一時臣工人品之淑慝
心迹之疑似殊功偉德非常之事姦宄凶慝檮杌嵬瑣
之形墓誌家狀不足盡也蓋古之為史者易於有所因

雖遷固之才不能無因而為也今之為史者難于無所述雖有遷固之才無以自見矣當唐宋之世史官尚未放失而劉子玄為蕭至忠言五不可其一謂漢郡國上計太史以其副上丞相後漢羣臣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史臣惟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若今之起居廢失得無如劉子玄之所論乎歐陽脩以為史官職廢其所撰述簡畧百不存一至于事關大體沒而不書加以時政日歷起居注例

皆積滯相因故追修前事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聖人典
法遂成廢墜若今之追修積滯得無如歐陽修之所論
者乎然則所貴良史裁酌體例旁采異聞攷求真是發
憤討論使歸于一古人有言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
聞異詞先朝之事尚在所見則已異于所聞與所傳聞
遠矣抑嘗讀武帝本紀諸志表傳皆史遷當時撰述而
班固陳宗尹敏孟冀共成光武本紀後漢列傳載記當
時紀志蓋不廢也自實錄專行則紀志殆廢此尤史家

之闕典竊以為實錄之外宜用擬古遷固之書此不當待後世而定也先皇帝大禮郊祀九廟明堂先聖祀典耤田親蠶章服禮儀河渠刑法諸所興建散入紀年難以會通當令首尾貫串包絡彙粹可倣司馬遷八書而為之宰相百官報罷不常可倣公卿志表為之羣臣之善惡四夷之叛服則列傳載記皆不可廢此即一代之史非直俟數百年之後而為也徒恃實錄一書所軼多矣此方今史館之所當議者也愚又謂漢史成于班固

唐歷緝于吳兢柳芳崔龜唐書成于吳兢韋述于休烈令狐峘宋國史凡三書後洪邁復請合為九朝而續通鑑長編成于李燾本朝二百年歷列聖而未有統會之史此亦方今史館之所當議者也柳劉子玄又云史有三長才學識有學無才如愚賈操金而不能殖貨有才無學如巧匠無梗楠斧斤不能成室善惡必書使亂臣賊子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曾子固為南齊書目錄序云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

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而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噫能如子玄之論得為良史矣若子固所稱則又追遡固而上之蓋唐虞三代之史官也兹者明詔採取遺事諸生幸得躬逢其盛惟時金馬石渠之彦宜有其人愚生草茅下士獨能誦習舊聞而已述作大義何敢僭及之

問古者國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議所以集衆思也

王通氏著續書嘗曰議其盡天下之公乎夫黄帝

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黃帝堯舜尚矣三代以下惟漢近古請舉漢之議者其或是或非或罷或行亦有可論者乎夫匡衡張譚郊社之說何據貢禹韋玄成祖廟之議何本董仲舒師丹之請建限田何罷而不行祝生唐生之請罷鹽鐵何議而不用公孫卿壺遂司馬遷改朔之議何取賈讓關並韓牧王橫治河之策孰得先誅先零之謀何以卒從趙充國罷邊塞

置吏卒之請何以卒用侯應此皆漢之大事而有
國家者之所當攷昔韓退之非三代兩漢之文不
敢觀諸士子皆通經學古以待有司之求必有能
及之者請言之以觀所學
欲盡天下之理者必并天下之智欲并天下之智者必
兼天下之謀并智合謀而天下之公盡矣天下之公盡
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古者國有大事常令議臣集議不
專于一人不徇于一說惟其當而已是故大臣之言必

用小臣之論必膚衆思之集必繹一夫之見必伸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併而為公此古之帝王所以用天下之議也王通氏論帝制恢恢乎無所不容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而吾守中焉故曰議其盡天下之公乎漢制大夫掌論議事有疑未決則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下至博士議郎皆得盡其所見而不嫌于以小臣與大臣抗衡其道公矣若明問所及皆一時朝廷

之大務然非當時能詢採博議盡天下所欲言何以築然著于簡策如此請為執事言其畧古之帝王郊祀天地以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以降天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以出地祇故祭天于南郊就陽位也祭地于北郊即陰之義也漢之郊祀多襲秦故武帝巡祭天地諸神名山金泥石記淫誣甚矣成帝初匡衡張譚始建南北郊之議以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之所饗宜就正陽太陰之處于是始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漢二

百年間郊祀不經文帝賢主猶拜灞渭之會相如文士獨留封禪之書匡衡能本周禮正一代之大典論者或恨其不能盡復三代郊祀明堂配天之文然其所論建亦偉矣禮王者受命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之太祖之廟五年而再殷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合食于太祖父為昭而子為穆孫又為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以其始受命而王故尊以配天而不為立廟親盡也太祖以下五廟則親盡迭毀示有

終也漢之祖廟至元始之際大禮未備貢禹始發之韋
玄成已議罷郡國廟又本禮經所云而建議如此惟獨
以高帝為太祖之廟而孝文以後皆以承後屬盡宜毀
故許嘉劉向更議以文武皆為宗漢二百年間祖廟無
准貫生通達不著宣室之對劉向博雅附會家人之語
玄成能依古義垂一代之大法論者猶疑其五廟七廟
廟數之殊然其所考據亦正矣自秦用商君之法開阡
陌除井田之制漢初不為限制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

數鉅萬而貧弱愈困故董仲舒欲稍近古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師丹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可致太平今未可詳請畧為限武帝方事四夷内興功利宜未及此而丁傅董賢隆貴用事詔書雖下亦寢不行然至後魏孝文獨用李安世均田之法則仲舒師丹之説其果泥乎後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則井田雖未可復而均田之法亦可少倣也自齊用管子之術正鹽筴斂山澤之利漢初以屬少府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筦其

利郡國多不便昭帝始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教化之要九江祝生等抗言皆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約而桑弘羊獨以為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竟不果罷自此迄于永平尋罷尋復然後後魏宣武嘗采甄琛弛禁之表則賢良文學之議其果迂乎後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則鹽筴雖未可廢而取利之法亦不當甚密也漢自襲秦正朔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張蒼名習歷而仍水德之謬公

孫卿建改朔而信黄龍之誕百年歷紀之廢甚矣司馬遷倪寛等始謂帝王創業改制不復用傳序則今夏時也三代之統絶而不序請定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于是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洛下閎運筭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昔孔子論為邦言行夏之時馬遷之議實本于此此古今治歷者之不能易也漢自武帝塞瓠子其後河復數決大為東郡害平當領河堤奏賈讓之策桓譚典羣議集闗

並韓牧王横之論一代治河之説備矣賈讓謂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之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水有所休息因欲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復遠泛濫讓之此策視諸説最高昔大禹治洪水惟順水之道此古今治河者之所當知也夫明王之御外國非以極兵勢也誠盡謀而已西羌之反朝廷發兵及屯田者六萬人酒泉

太守辛武賢欲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幵趙充國獨以為敵即據前險守㳂阸必有傷危之憂獨欲捐罕幵之罪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方是時公卿議者不同而充國獨守便宜璽書切責堅不為動卒不煩兵而自解散諸羌罷騎兵留屯田以待其敝大抵西羌之反其萌在于解仇充國急赴罕幵之約使先零不得先其約此所以坐而得勝筭也故制勝之要若使寇盜得締其交非中國之利也漢自單于入朝加賜皆倍于黄龍

時既自以親好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以休天子人民時羣臣以為便而候應以為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里草木茂盛本冒頓依阻其中來出為寇至武帝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設屯戍以守之如罷備邊戍卒示遠人之大利夫瓶海龍堆天之所以紀華夏也炎方朔漠地之所以限内外也國家苟與遠人共地利而無藩籬之限則中國坐而受其困由此言之中國之要害所當固守而不可失也夫郊祀宗廟

井田鹽鐵歷律河渠四夷舉漢之大事而崇論竑議槩具于此今廟堂方有郊社宗廟之議而天下田賦未均鹽課折閱歷紀漸差授時之度徐沛歲有治河之役兀良哈之屬國翻為外應受降城之故地棄為賊巢則此數者正今日之所宜攷毋謂漢畀而不足法因是而亦可以畧追三代之遺文古義所謂法後王者謂此也

問六經之教未嘗專以仁為言至論語一書孔門之論仁始詳今觀孔子之荅問者數矣而皆不同

何歟夫若然者則仁宜可以人人而至也然孔子之所許者蓋鮮矣當時惟稱顏子三月不違若仲弓冉有子貢公西華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春秋之賢大夫孔子槩稱之而獨不許以仁顧惟于微子箕子比干而謂之三仁于伯夷叔齊而稱為得仁至管夷吾伯者之佐而亦曰如其仁抑又何歟夫以仁之難造如此而又謂博施濟衆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則仁與聖猶有等歟後之學者

皆以為孔子未嘗言仁而特與弟子言其用功之方耳其果然歟如此則果何以謂之仁乎士人自知學即讀論語而不求其意祇見諸説之紛紛而無所取衷也茲欲會而通之必有至當不易之論

試言其大旨以觀自得之學

甚矣仁之難言也非言之難而體會之難能體會之而自得之于心則能以其所不同而求其所同以其所言而知其所不言雖聖人之於學者隨人異施不可以一

端求會而通之而至精至粹之理一而已矣夫惟天下之論仁者病于不能自得之于心而徒言之求是以若彼其紛紛而不一也執事發策以孔子之言仁為問欲覘學者自得之學愚生何知焉雖然論語一書童而習之敢不摭拾以對昔孔子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志欲有所為于天下而時不能用退而追述三代之禮樂序詩書易春秋以備王道成六藝夫子自以為教天下如此盡矣夫子既沒而門人記其微言以為論語顧

若稍不盡同于前古聖人者蓋其平日獨以仁之一言為教則皆先聖人之所未嘗數數然者雖其孫子思傳之亦不盡用其説孟子稍稍言之而復以仁義對舉又非若夫子當時之獨指而專言之也蓋嘗思之夫子以仁聖並稱而又有仁人之號則其所謂仁者夫亦以其人品之至精至粹而已矣夫如是故以仁聖並言之而當時學者雖其才器不同而其學于聖人固其志舉欲造于至精至粹之地是以諸子之問仁特詳而夫子之

告之不一要其因才成就而使之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者則一而已矣世之君子見諸子之問而夫子告之其不同如此遂疑其所謂仁者支離而難合散漫而不可求而不知其所以至之者一也惟其才器不同引而進之各異譬之于水其可以導之于江者引之以至于江導之于河者引之以至于河導之為淮漢者引之以至于淮漢及其不已而至于海一也夫子之門顏子仲弓子貢子張樊遲司馬牛人見其皆入聞夫子之道而不

知其才器相去遠矣然夫子皆不逆之隨人以為之成就使此數子者能遵其教而莫不可至于仁是乃夫子之善教也使是數子者夫子獨舉其一而皆告之是使樊遲而欲為顔子夫子必不若是之誣也然而此數子者亦皆可至于至精至粹之地者何也若孟子之所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也伯夷伊尹柳下惠夫豈方于孔子顧謂之聖則亦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而已矣譬之于玉為玫為瑰為琳為

珉之不同而追琢之成器一也故夫子于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而皆謂之仁豈可同哉管夷吾者能以功利之術使諸侯歸齊而不能勉其君至王也而以為如其仁管仲之仁豈又與微子諸人可同日論哉夫子之門人可與語聖人者惟顔子與夫子皆步皆趨皆言皆辯皆馳矣而獨所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未能與化為一也然亦已進于仁矣夫子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與之同其出處則所謂克己復禮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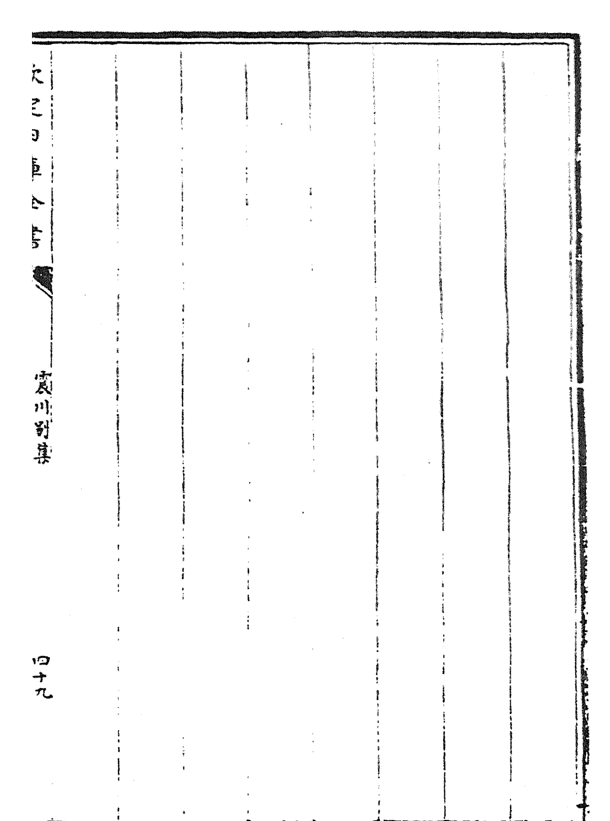
蓋以有天下之事告之故以為天下歸仁也若仲弓出門使民而至于邦家無怨則南面諸侯之任而已顏子與仲弓同居德行而相遠如此其為仁者不同如此而況子貢以下哉子貢之聘于諸侯所以有大夫士之交也子張之問政所以言恭寬信敏惠也樊遲之不知禮義信以成德所以言先難後獲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所以言訒言也然于是數者而進之豈不亦皆至于仁哉夫人之才器有大小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為難故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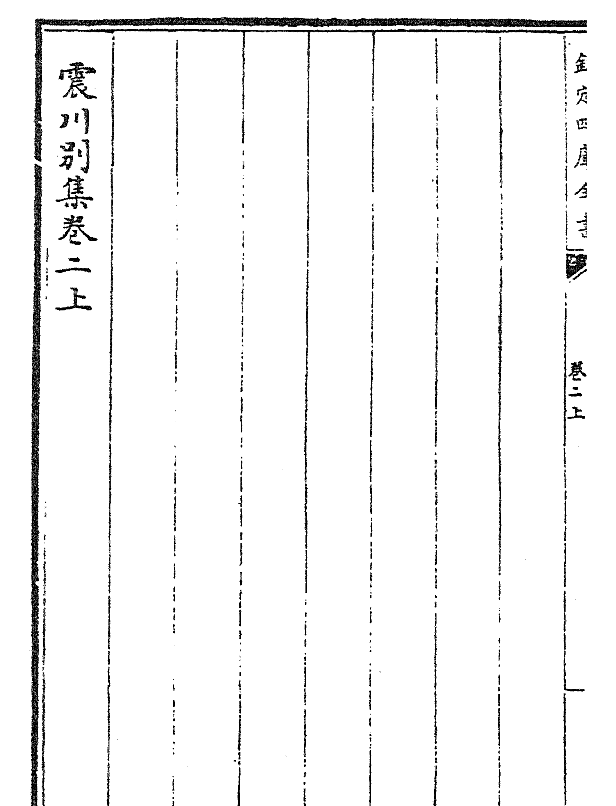
以伯夷伊尹柳下惠為聖而夫子亦以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為仁夫子之所謂仁孟子之所謂聖也然數子者夫子告之則如此而造而至之實難故雖果如子路藝如冉有不佞如雍禮儀如赤使之治國家理人民立朝著夫子皆許之而不許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為難也當時之大夫忠如子文清如文子使之事伯朝去亂國夫子皆許之而不許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為難也若夷齊讓國逃隱微子箕子比干之

或去或奴或死積仁潔行以自靖自獻于先王豈不至于至精至粹之地哉管子者聖人蓋未之許若曰其于仁者之功特如之而已然則是數子者夫子特進之而已終莫能至也夫仁之精微與聖同極而他日子貢問博施濟衆乃以為何事于仁而必以聖當之似若夫子之優聖而劣仁而不知其意蓋以為博施濟衆者聖人身外之事業立人達人者仁者切已之實功子貢未可驟以唐虞之事許之亦勉以忠恕而已矣故曰賜也非

爾所及也雖然夫子之于仁也豈終日為學者瀆言之如此蓋皆因其有問隨其人而告之孟子之所謂荅問者也當時高弟弟子如顔子之外曾子未嘗問仁而一貫之唯豈不亦謂之仁哉而後之儒者又謂夫子平日蓋未嘗言仁也特言其所以為仁者而已然則夫子之論仁當見于何書曰夫子于繫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夫子之所謂仁者也雖然夫子豈有隱哉凡平日之所以問荅者皆此理也

宋張敬夫嘗類聚夫子之論仁以為洙泗言仁錄朱子不取謂聖人之言隨其所在皆有至理不當區區以言語類求之可謂得其旨矣後之學者去聖愈遠其尊聖人為太過至或舍其終日應用與所以進德修業之實而欲于虛空想像之中求所謂仁者而名狀之夫天下皆知佛老為空虛之說以惑世而後之儒者不求切實之功舍夫子之所謂仁而於空虛想像之中求所謂仁此亦何以異于佛老之說也





震川別集卷二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録監生臣李維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川別集卷二下 三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鄒祚熾



震川别集卷二下

明　歸有光　撰

應制策

浙省策問對二道

問今之浙省古會稽并鄞郡之境儒林之盛著於前史古未暇論自洛學浸被東南而浙士有親及程氏之門與受業于其門人者其人果可稱歟朱

子集諸儒之大成陸子靜崛起江右二家門人傳受之緒其可述歟其與朱子並時而起者果亦有聞于道歟其能纂述朱氏之學亦有可言歟其以文章名世者于道亦有所得歟諸士子生長斯地景行先哲久矣願相與論之

執事先生以浙中道學之傳歷歷下問顧愚非其人何敢與聞于斯然古者祀先聖先師于學所謂先師即其國之賢者明有所嚮仰也浙之諸君子愚生亦竊識之

矣昔楚威王有問于莫敖子華子華對以楚之先令尹子文以至蒙穀五臣之事楚王太息嘉其能善語其國之故吾浙之儒者所謂齊魯諸儒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敢無述焉葢嘗謂士之所以自成者莫貴于學學莫貴于聞道知所以求道矣而後知其所以為學知其所以為學矣而後能有以自成其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難也秦漢以下其經學文章功業節行稱于天下代不乏人而大要歸于不知道而以氣質用事故

其所就不能庶幾于三代葢千五百年而宋河南程氏起而紹明之其澤流被于閩粤間此朱子所由以得其傳者也至于兩浙又河洛閩粤所漸被者也然程子之門惟游楊謝號稱高第弟子而吾浙之士及門者周行己能發明中庸之道浙中始知有伊洛之學而劉安節戴述知求成己之方以文行推重而元承天資近道猶于問學此門人之尤章著者也自龜山載道東南學者多從之遊而宋之才能得程氏正脉喻樗推明中庸大

學論語之旨王師愈從受易論朱子稱其有本有文德望為東州之冠此受業于程氏之門人者也自羅從彥從學于龜山再傳而為李侗侗授之朱子學者以為程氏正宗陸九淵起于江西超然有得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二家議論初有不合其全體大用之盛皆能不謬于聖人其學皆行于浙中輔廣徐僑初事呂祖謙後從朱子偽學之禁學者解散廣不為動而五經解詩童子問多所發明僑以朱子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掇

拾以為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以言者蓋鮮其學一以真實踐履為本業味道對策率本程子告人主以帝王傳心之要然朱子門人黄幹為最著何基師事幹得聞淵源之義王柏捐去俗學從何基基告以立志居敬之旨金履祥事王柏從登何基之門論者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而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于已者也其後許謙學于履祥其學益振及門之士著録者千餘人自基以下學

者所謂婺之四先生以為朱子之正適者也子靜之門人則楊簡篤學力行為治設施皆可為後世法清明高遠人所不及而袁燮端粹專精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能精思慎守則與天地相似舒璘刻苦磨勵改過遷善沈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朱子嘗言與子靜學者遊往往令人自得蓋浙中尤尊陸氏之學而慈湖其倡也二家門人相傳之緒子婺之四先生四明之楊氏可謂光明俊偉能紹其傳者矣雖末流門户各異而朱子所謂

子静平日所以自任欲身率學者一于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于其間者其為負出千古不可誣也今推原程子之學自龜山至于朱子朱子之後為婺之四先生象山之學雖行于江西而慈湖為最著則伊洛閩粤江西之學豈復有盛于吾浙中者哉虞集有云汝南周氏繼顔子之絶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于曽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于孟子者也顔曽之學均出于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

用力有不同焉者耳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妄議哉此可以為二家傳授之定論也呂東萊以關洛為宗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陳傅良于古人經制治法討論精博陳亮才氣高邁心存經濟王褘以為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廣漢張子東萊呂子皆同心勠力以閑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制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為說不能有同而要皆不詭于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共乎此與朱子

並時而起皆有得于道者也至于項安世黄震方逢時史伯璿之徒無慮數十人皆發明朱子之道者也至于以文章名世如黄溍吳師道吳萊柳貫皆為一代之儒宗而貫與師道皆學于許文懿公而文獻公嶷然獨任斯文之重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以羽翼聖道謂文辭必原于學術揆之聖賢之道無媿也宋景濂實出文獻公之門遂為本朝文字之宗而國初設禮賢館景濂與麗水葉琛龍泉章溢浙右儒者皆在馬國朝崇尚理學

實于是始則今日論先正之有功于斯道者豈可分道學文藝為二科哉抑士之相與為斯學者非苟為名也欲以明道也故天下貴之道苟明施之于世特舉而措之耳宋之君子不能大有為于世蓋天命不欲興三代之治而世莫能究其用也而景濂獨謂諸儒後先相繼推明闡抉疏闢扶持理無不章事無不格雖聖賢復生于後世無以加矣卒未有能繇其說而大有為于天下以為其有志者鮮也夫豈盡然耶愚生特于浙中道學

之傳啟因明問及之而道統之傳尚未之悉也伏惟進教焉

問禹之跡遠矣尚書獨載九州所至蓋已周四海之外而昔人乃云禹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行遠不能造也及學者言禹事多奇怪史稱禹蓋會諸侯江南計功會稽及杜元凱注左傳以塗山在壽春會稽與塗山豈二事歟會稽固今浙江之境也至少康

封其庶子于此以奉禹祀號爲於越由此越世世爲君王矣果真禹之遺烈耶入其地有覩河洛而興思者諸士子皆越產必知其國之故請言之

昔之聖人開闢宇宙以濟生人萬世之下皆仰賴其功德而思慕之况禹治水造地平天成萬世永頼之功而含氣之屬雖在四海之外猶知慕之况當時曾羣后之地子孫封守之國有不知誦述之者乎夫人之景慕有同地而知思之者矣有百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有數千

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是其人之德之相去之遠也雖然以其人足為數千里之外思之而又同地則其思之何如也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天下之中帝王之跡多在焉後世之人考尋其故紀載其事惟恐失之太史公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至長老皆各稱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又南登廬山觀禹跡九江遂至于會稽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逆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

北自龍門至于朔方壯哉子長之遊其所感慨有餘思矣宜其為書能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成一家之言也夫唐虞堯舜之處今去之數千載而天下之人皆能識之以其功德之盛利天下于無窮也則夫遊觀聖人之地者雖數千載宜不能無感也自黄帝以来帝王莫不有都軒轅之都涿鹿顓頊之都帝丘高辛之都偃師帝堯之都平陽帝舜之都蒲坂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而黄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自岱宗

北逐獯鬻西至崆峒南登熊湘往往無常處及尚書載舜五載一廵狩至周猶因之則三代天子其遊常徧于五嶽矣蒼梧九疑之間紀舜之跡尤着歴世久遠而前古聖人之跡具在而帝王世紀皇覽之書具述備矣禹受治水之命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行跡所至葢周四海之外而世之論者乃以為山海經皆禹之所親至而紀述之以為東至轉木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捪天之山鳥谷青山之鄉窮髮帶方之國南至

交趾孫樸續樠之域丹栗沸水之際南族黄支之堵不死之望西過三危之阨巫山之下飲露之民竒肱之國北至大正之谷夏海之窮祝栗之界禺彊之里積水積石之山此皆荒誕不可稽考張騫之窮河源班勇之記西域不能覩也大抵上古久遠故作者不經之論多託之而學者言禹事尤竒怪羽淵之龍紀其父石紐之生本其初台桑之合著其配觀河伯而受括地見六子而獲玉匱得黑書于臨朐覩緑字于濁水桐栢有鬼神之

書宛委出五符之要泰數著陽行之跡應龍有尾畫之詭其荒唐不根甚矣而屈子猶勤其問郭璞直信其真不知洪範錫禹九疇禹乃取其陰陽之數自一至九之序耳豈實有神人為之手授乎惟會稽之會雖不載于書而經傳猶有所據蓋禹會諸侯江南計功非五載巡狩之常典也傳稱禹望九山之南苑宛中者則意在此久矣故為是非常之會也而禹之事終于此故百姓哀慕之至今而左傳會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以為

塗山在壽春北酈道元以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禹殺之王肅家語塗山有會稽之名則杜預之説非矣而羅泌路史乃謂致羣臣于鍾山晉灼言會稽茅山故越絶春秋言禹登茅山朝羣臣乃更名會稽今會稽有禹村墟也又云禹捄水至大越上茅山今會稽在越中而防風氏之國在今武康則會稽亦非茅山矣禹之會羣臣非今之所謂會稽乎然云至大越而上茅山豈今之會稽即古之名茅山而非建康之茅山也吳錄云本名茅

山一名覆釜盖禹改之為今名也括地志云石箐山一名玉笥又名宛委山即會稽一峯也在今會稽縣之東而太史公言上會稽探禹穴所謂禹穴即在會稽山中而近世解者乃曠絶數千里而取巴蜀之禹穴亦誤矣禹既終于會稽故會稽之人思之是以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以奉守禹之祀號為於越此越之有國所以始也然傳至十數而中間國絶民復奉而君之是為甌越東越故越北界有禦兒鄉萬歲歷之説其事亦頗怪盖越

人之慕思禹而欲得其子孫之為君如此其後勾踐為王而與吳戰夫椒之敗保棲會稽得范蠡大夫種為之臣乘夫差之驕黃池之會以兵襲其國都卒復棲吳王于姑蘇之山故春秋於越入吳當是時越小國幾霸天下越亟絕而復興者亦以越人之慕思禹而欲其子孫之不亡如此其後王子搜患為君而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之丹穴即禹穴也方吳越之戰

迎之檇李敗之姑蘇敗之夫椒㮲之甬東檇李即嘉興之醉李城也夫椒即太湖椒山也甬東即句章之東海中洲也後數世王無疆為楚所滅盡取故吴地至浙江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南海上盖越人之慕思禹雖敗散而猶戴之為王為君也南海今台州之南海也無疆之長子後去瑯琊其次子蹄守歐餘之陽猶受楚封焉無諸保泉山漢立為閩越王其季餘善與孫摇又以海東隅地稱王號三越其地猶在今會

稽之域則雖至漢世而越人之慕思禹而猶戴之為君也
太史公序越事蓋反覆嘆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
至于今諸夏乂安乃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強國北
觀兵中國而推稱禹之遺烈其論東越列傳則謂越雖
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于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
君王勾踐一戰稱伯至餘善滅國而其苗裔繇王居股
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而又嘆
禹之餘烈蓋越之世祀視三代之後最為久長實以神

禹治水之功在萬世子長之論不可誣也愚生生長越中覽臨安之勝觀錢塘之江潮思宋建炎百五十年都會之盛每慨然太息況思禹之績有吾其為魚之嘆乎承明問敢述所聞要之其所懷者遠矣非誇脅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也謹對

河南策問對二道

問古之君子因時會竭忠讜建竑論卓然有稱於世紀諸史傳多矣今不暇槩舉姑取其最著者與

諸士子論之或舉世共稱而不無疵議或一時救弊而未為通方或言可經常而足以行之後代或意義深遠可為世主法誡者夫通達國體矣而其學出于申商潛心大業矣而其術流于災異經明少雙者被阿諛之譏然其言可廢歟博物洽聞者泥五行之傳然亦有可采歟語當世理亂昆錯之徒不能過其果然歟志在獻替其所論辨通見政體可備述歟至于竭誠奉國而理歸切要擬之政

論為孰是論諫本仁義而炳若丹青平生力學所得而為世龜鑑方之申鑒孰優夫學者稱道古昔所以規摹當世也數子之書繁矣抑可以擷取一二足以為警誡而備世務者庶幾于䰟相條陳晁董之對蘇軾進讀陸贄之言用以觀經世之學

論天下之士非才不足以達當世之務非識不足以周事物之情非誠不足以攄獻納之忠務不達則其幾莫能中也情不周則其致莫能極也忠不攄則矯激以沽

名懷隱而多避狥私而少公怯懦而不盡其言莫能信也甚矣人臣之于君子其得言之時亦莫不有言而嘗失之是三者猖狂叫號以自試于萬乘之前而不自度且以售其欺冐之姦故井鼃不可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語于氷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語于道者束于教也持寸莛以撞萬鈞之鐘必不振矣世之說者曰諫之道天下之難為欲以觀其所易而開其所難然後上下怙然而雍睦又以為臣能諫而必能使君之納諫

而後為能諫之臣此與韓非之說而憂其不合者何以異是皆懼攖人主之逆鱗而天下無忠義之言矣要之君子遭時遘會立人之朝其才足以達是其識足以周是其忍不為明主言之故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者非所以立人之朝者也是所謂謂吾君之不能為堯舜者也執事發策舉前代之論諫者以為問夫一世之君則一世之臣不知其幾也當時陳說者葢多矣而史之所載彰彰者僅是以史之所載果而積之葢多矣而執事所

舉者又僅是難然言而中其幾極其致而忠誠足以感移人主埀法後世者又少也如執事之所舉皆其人也夫謂舉世共稱不無疵議者豈不以賈誼通達國體而出于申商董仲舒潛心大業而流于災異匡衡被阿諛之譏劉向泥五行之傳乎漢高祖時同姓寡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諸侯王僭擬逾制匈奴數盜邊賈誼陳治安之策皆當世切務而或謂其明申商之學者獨以論諸侯王宜用權勢法制耳然衆建諸侯實事之當然也

與晁錯削七國異矣本三代之所以長久謂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太子正矣或謂誼與晁錯皆明申韓而錯則以人主之所以尊顯功名揚于後世者以知術數也而以術數教太子若保傅之篇使後世知三代教太子法者誼啓之也豈可與錯同論乎漢初制度疏濶誼欲改正朔易服色正官名興禮樂謂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秦置天下于法令刑罰而德澤無一有移風易

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夫刀筆筐篋之間非徒漢事然也雖後至今數千年如此矣劉向稱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伊管未能遠過可不謂然乎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對策皆傳經義本天道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故聖人法天以立道天地之性人為貴知自貴于物又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

則光大矣此孔氏之遺言七十子之後莫能述也論聖王之禮樂教化欲令當世人主改絃而更張之與賈生之旨不異而仲舒之淵源深矣自漢興以來天子與其大臣皆好尚黄老至孝武始興文學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實自仲舒發之故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至於今學者守之雖然自悲荀簡之治百世未能變也道同六藝用世操術則異者又未必軌于聖人也班固稱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

析下惟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羣儒首其不謂然乎漢儒傳經皆有家法而匡衡明經說詩當世少雙所以其論奏粹然儒者之言曰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仁和惠則衆相愛曰治性之道必審巳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温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

心浩大者戒于遺忘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化之原
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曰審六藝之旨則
天人之理可得聖王之自為動静周旋奉天承親臨朝
羣臣動有節文以章人倫夫端本養性審藝治内正儀
皆人主之大法也衡能為此言而史譏其持禄保位被
阿諛之旨與孔光等同譏以為恭顯用事不能犯顔直
諫則然也然傳先王語其醖藉亦足稱賢矣劉向博聞
通達古今作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畧剖判

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與孟軻荀況司馬遷董仲舒揚雄並稱而譏切王氏尤發于至誠盖自恭顯之世其忠懇已見于封事矣曰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覽歷世之治亂必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因論當世人主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寛容使得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繆戾乖剌文書紛糾毀譽混亂熒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是時恭顯用事善類蒙僇永光之詔亦自謂邪說空進

事亡成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孝元固已自知之卒以
優游不斷隳宣帝之業可為來世之永鑑矣向之學在
洪範傳推迹行事比類相從緣箕子之意著天人之應
世儒亦未可妄論也夫謂一時救弊未為通方者豈不
以崔寔語當世理亂而有政論之作也漢之儒者言教
化自賈誼董仲舒匡衡劉向皆極論之而王吉亦謂俗
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行也以意穿鑿
各取一切而質樸日衰恩愛寖薄東京以後尤競察察

鍾離意宋均魯恭第五倫之徒常以為言而杜林亦譏後世不能以德而勤於法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李之饋集以成罪家無全行國無廉夫而仁義之風替矣崔寔獨著論謂漢承百王之敝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皇路傾險欲峻法以求治以此為亂世之藥石仲長統稱其書以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右特亦以其達權救弊為一時之所急耳若以此施于宦戚縱橫之日是固其宜也寔之政論夫豈通方之論耶夫謂言可

經常可以行之後代者豈不以荀悦志在獻替而有申鑒之作也當建安之時政移曹氏天子拱手而悦自以時無所用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謂致政之術先屏四惡乃崇五政而以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為四惡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為五政悦之論非所以施于漢末顧自以抱王畧而不得志為奏以發之要其所施設皆平世法也可謂言簡而事

該矣致其正俗之論謂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貞定而已在上者審定好醜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文察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志故事無不覈物無不效善無不顯惡無不章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肅恭其心慎修其行而民志平矣漢氏所以凌遲迄戚官之權成鈎黨之禍夫豈不由於此即匡衡言四方楨幹劉向譏朝廷舛午皆此意也悅之申鑒豈非經常之法耶晋初士大夫

祖述何晏老莊之論朝廷皆以浮誕為美武帝創業法度廢弛劉頌竭誠奉公每有論奏該覈政體謂法禁寛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繩下然至于矯世救敝自宜漸就清肅如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其救時矯世非急廹之論異于徒事一切敢于斷割者矣又謂聖王之化執要于已委務于下居事始以別能否因成敗以分功罪而羣下無所逃其誅賞尚書統領大綱歲終校簿賞罰黜陟之今權

不歸于上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細過繆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無立人矣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謹密綱以羅微罪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實在其中也故聖王不善碎密之按而責凶猾之奏須之斯言實末世通患所以然者彼持天下之衡而未能公天下之大觀以為如此足以塞區區之責也亦類俗吏之所為耳由此言之須欲矯弊而不必任嚴切之法所以為賢于寔者也儗之政論則須為是矣唐

德宗時陸贄上言諫諍之道有九弊以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為君上之弊以諂諛顧望畏愞為臣下之弊論朝廷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不考實而務博訪求精太過嫉惡太甚程試乖方取舍違理循故事而不擇可否而竅才馭吏之三術則拔擢以旌其異能貶黜以糾其失職序進以謹其守常其欲人主悔禍新化要在捨巳從衆違欲導道遠憸佞而親忠直推至誠而去逆詐杜讒沮之路廣諫諍

之門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其道易知而易行在約之于心焉耳唐史稱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如丹青蘇軾以為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如贄之言開卷了然聚古人之精英為治亂之龜鑑者也雖房杜姚宋克致清平考其道德仁義之旨蓋過之矣其論興亡之際謂天所視聽皆因于人天降災祥皆考于德非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而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

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欲不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幾者事之微也信哉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嘆曰損益其王者之道歟賛于天命人情之際可謂論之剴切者矣宋嘉祐間司馬光上言人君之大德有三仁明武以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為人君之仁知道誼識安危别賢愚辯是非為人君之明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為人君之武其論御

臣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謂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故天下飾名以求功巧文以逃罪欲博選在位之臣各當其任有功則增秩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又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從而救之者難為力作惜時無遠慮必有近憂作遠謀燎原之火生于熒熒作謹微華而不實無益于治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

光自謂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所學盡在是矣又謂五規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也宋之仁宗可謂漢唐以來之令主矣當此時韓琦爲宰相君臣皆賢迄不能如光所言豈以其分量有所止雖四十年深仁厚澤無以進于三代之隆爲可惜也蓋嘗讀其保業之規言天下得之至艱守之尤至艱自周以来離而合合而復離五代生民之類不盡者幾希太祖始建太平之基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五百餘年而已承祖宗

艱難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人主撫全盛之運知易離難合之天下土崩瓦解之勢常伏于至全至安之中誠不可一日而不兢兢業業者也唐自失河北以天下之力終不能取燕雲十六州沒于契丹宋南北遂至抗衡迄不能自支折而入于北若奄有唐宋所不能有之土其不為尤重也哉所謂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人也其所以愛吾人保吾土誠不可一念自放者矣夫陸贄司馬光其言固皆可以為萬世之所取

法而申鑒之言亦不能易也文有博有約固不得以優劣論矣執事欲取數子之書爲可垂警誡而備世務者愚于前所陳蓋亦得其畧矣昔者嘗誦而論之雖其言散見于史傳而天人性命之理出焉詩書禮樂之道存焉治性正身之則著焉端本善俗之幾昭焉朝廷之所以順治百官之所以得職王化之所以隆國是之所以定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繫于此也夫謂意義深遠可爲法誡則劉向山陵之奏與陸贄司馬光論天命保業

此其尤諄切者也至于財賦兵農夷狄之大務諸疏皆有之以明問之所未及亦未暇盡述也夫此數子者固皆一代之偉人其論議著于本朝載于後世視小儒齪齪姝姝勉強綴論而中無所有者真秋蟲之鳴也夫大人之言遠小人之言隘正人之言直邪人之言慝仁人之言恕賊人之言刻智人之言明昧人之言窒朮鹽博辨非當施于人主之前也銖稱寸度非可以規天下之大也蓼萊成行瓶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非治萬

乘之國也如此之類常形于奏牘則人主之聽覽眊矣故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伎也鴟休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非有天下之才與天下之識而忠足以犯人主者其言必不文而其行必不遠噫安得起諸君子而與之言天下之事哉愚生狂愚亦頗有感于今世之務顧不敢以言未及而言之然竊有慕於魏相蘇軾之條陳進讀不勝忠愛之惓惓

也

問今河南置省大梁包鄭衛梁楚潁川南陽之地前代人才之盛雖以盡舉姑取當時任事為豫冀之產者各舉其槩與諸士子論之俱逢角逐之秋矣或運籌帷幄辭萬戶之封或崇明王畧拒九錫之議其心跡何似並遇戚豎之囏矣或依違順旨定左袒之功或守正嫉邪嬰滅頂之禍其道誼孰得負蒼生之望均也一以致山桑之䘏一以致淮

淝之捷其名實孰當際中興之運同也一以成述作之能一以成應變之務其功名孰優屬時多難或負高志而不能免陝濤斜之敗或有膽畧而不能拒封丘門之入其才畧孰勝遭世治平識量英偉定社稷之策臨時果斷有大臣之風其德業孰隆諸士子尚論古人凡此者固所宜究心況其鄉之先哲乎其悉述以對

任天下之事貴乎善應天下之變而非其才德之全不

足以當之才德純備是以能受之至大而不驚納之至繁而不亂以輔世成治能使天下不傾而自居其身于安全之地其在我者則然而使其所遭之數有不然者是固君子之所不能必也書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此德之有以兼乎才者也徒德而已則椎魯樸鄙之徒也不可以語才書又曰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此才之本乎德者也徒才而已則輕儇疾捷之徒也不可以語德夫欲以任天下之事出于是二者皆不

足以有成世因以為才徳不足以集天下之事而又求夫小才凉徳用之何怪乎天下事日以廢壊而不振也昔成周作洛宅于土中謂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㑹也陰陽之所和也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人才之盛固有以哉如伊尹太公申伯仲山甫卓然為王者之佐而管仲子産百里奚孫叔敖咨有聞于世孔孟蓋論之矣今特因明問畧舉漢以来遭時遇主經綸世故史傳所記者謹掇拾以

對張子房當秦楚之際以家世相韓為韓報仇擇可以委身者遂從高帝漢之天下已定矣子房不受萬户之封願從赤松子遊或謂子房不終事漢者為韓也夫誅秦滅項子房之志已畢移以事漢何損于義而必去之獨其為道恬澹薄視人世之功名而有飄然遠舉之志耳荀文若遭漢室之亂間關河冀以從曹氏奉迎鑾駕徙都于許魏之大業垂成矣文若不從九錫之議畢命壽春或謂文若之死非為漢也夫士之死亦非容易使

其甘為曹氏佐命何以輕于殺身獨其為才所役度天下無可以盡其用者而自托非所昧明哲之智耳蓋世之于子房也病于予之過其于文若也病于絶之深善乎史氏之言曰智算有所研跡原始未必要終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成仁之義也其論當矣陳丞相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祖常出奇計以救紛糾之難迨諸呂擅王無能有所匡正而阿意順旨呂氏之權由此以起然後將相合謀因間而發遂定宗廟蓋其從高祖在

兵間不憚為詐卒以此成功可謂應變合權矣夫所貴
于成天下之事使皆若王陵之言未必能逆折其勢不
過謝疾杜門而已其後將何以有為哉陳仲舉處桓靈
之時有清世之志樹立風聲抗論惛俗為天下正人所
依歸而宦豎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仲舉與聞喜合謀誅
廢以清朝廷天下雄俊莫不延頸企踵以思奮其智力
而謀之不遠致太后有雲臺之遷凶豎得志士大夫皆
喪其氣而邦國殄瘁矣徒能死天下之事而智不足稱

也夫戶牖功成而不免于譎仲舉身殞而不失于正善乎史氏之言曰以仁為已任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數公之力也其論卓矣殷深源識度清遠為風流談論所宗屛居不就徵辟而時人擬之管葛以其出處卜江左興亡及其入東國鈞乘季龍之殂殁實關河蕩平之機也而出領中軍師次山桑曾無禦敵之策覆國喪師華夏鼎沸豈非名之浮于實者乎謝安石高臥東山本無處世之意而諸人

每恨其不出為蒼生憂及見登用鎮以和靜禦以長算苻氏率衆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夷然無懼色指授將帥大致克捷勁寇土崩中州席卷江左奠安豈非實之能副其名者乎雖然深源之清嶶雅量固自為衆議所歸而桓温尤忌之温亦謂人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斯言不誣矣或以安石比王導則誠然而以深源並王衍不無少貶也張燕公于玄宗最為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惓惓所與

祕謀密計甚衆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善用人之長引
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
尚儒術開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公有以倡之開元文
物彬彬公之力居多故天下稱其文姚元之尤長吏道
決事無淹思三為宰相常兼兵部屯戍斥堠士馬儲械
無不諳記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他宰相畏威謙憚惟
獨元之佐裁決以得專任承權戚干政之後紀綱大壞
而能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才故天下

稱其道雖然元之雖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然天資權譎計出張說于相州罷魏知古爲尚書而東都壞廟之對幾于佞矣故燕許並稱其文章眞爲無媿而姚宋齊名君子不容無優劣也房琯自成都奉冊靈武亟見任用以天下爲已任知無不爲叅決機務諸將相莫敢望旣而以賀蘭之譖分軍討賊師敗于咸陽唐世名儒皆稱其有王佐之才然將兵固非所長一與賊遇遂至喪師前史稱其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而用違

所長遂陷浮虚比周之罪桑維翰事晉當草創之初藩鎮多不服維翰勸其主推誠棄怨以撫之訓卒繕兵務農通商以安中國羽檄從横從容指畫神色自若當時齊王捨維翰之謀信景延廣之狂策遂被俘虜抑維翰屈意北朝所謂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飛蓋其勢不得不然耳又嘗讀唐史稱琯之罷朝臣多言琯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琯亦謂當柄任為天子立功其喪師亦以監軍之促戰非其罪也惜夫一跌而遂不復振人比之王衍

陸機謬矣桑維翰兩秉朝政岀楊光遠景延廣于外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使居平世都將相其勛業豈小哉嗚呼士之不幸遭逢阨會身名俱殞者則房杜二子是也宋自仁宗之世天下號稱治平韓富二公與范希文歐陽永叔一時並用世謂之韓范富歐魏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朝廷多故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而與范歐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富鄭公為相守典故行故事傅以公議無心

于其間而百官稱職天下無事史臣稱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又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與文潞公皆享高壽于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蓋相當矣嗚呼士之幸而遭際太平福德俱全者則韓富二公是也抑中州之人才此特因執事所問

及者言之若賈生之通達蔡邕之文學張衡之精思卓茂之循良李膺之高節黃憲之雅度鄧禹之功勳有不可一二數者孔子嘗在衛則衛多君子光武起南陽則南陽多功臣至如程氏兩夫子傳千載不傳之道統而許文正公自得伊洛之學有開世太平之功皆今河南境内之産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因程氏以求觀聖人之道而志伊尹之所志也謹對

震川別集卷二下